

A Study on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Zootopia*

HU Jieyu

Hubei Minz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y 13, 2026

Accepted: May 30,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HU Jieyu. (2026). A Study on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Zootopi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 130–13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14>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imated fil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one of Disney's representative animated films, *Zootopia*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Chinese-speaking contexts partly because of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Based on Xie Tianzhen'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paper analyzes representative subtitle translation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language reconstruc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udience recep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subtitle translation is not a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a process of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rget-language context. Appropriate creative adaptation can improve emotional expression, strengthen characterization, and enhance audience acceptance while maintaining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Keywords: *Zootopia*; subtitle translation; creative treas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U Jieyu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Hubei Minz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e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瘋狂動物城》字幕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研究

胡婕妤

湖北民族大學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影視作品已成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動畫電影因受眾廣泛與視聽表現突出而更具傳播優勢。作為迪士尼代表性動畫電影之一,《瘋狂動物城》憑藉完整的敘事結構、鮮明的人物形象及現實隱喻性的社會議題,在全球範圍內獲得廣泛關注。影片在中文語境中的成功傳播,不僅依賴原作本身的藝術魅力,也離不開字幕翻譯在文化轉換與意義重構中的作用。本文以謝天振對『創造性叛逆』理論的再闡釋為基礎,從跨文化傳播視

角出發,對影片字幕翻譯中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並從文化傳遞、語言重構、人物塑造與受眾接受四個層面展開討論。字幕翻譯並非對原文的機械複製,而是通過對語言形式、文化意象與情感表達的靈活調整,實現原作意義的再生產。適度的『創造性叛逆』不僅增強了影片的傳播效果,也提升了人物塑造與觀眾接受度。

關鍵詞:《瘋狂動物城》;字幕翻譯;創造性叛逆;跨文化傳播

一、創造性叛逆的理論基礎

『創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這一概念最早見於法國學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相關論述,後經比較文學與譯介學研究不斷發展,並在謝天振等學者的研究中得到系統化闡釋^①其核心觀點在於:翻譯並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轉換,更是譯者在跨語言、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原作進行重新理解與再創造的行為^②。該理論突破了傳統翻譯中『絕對忠實』的觀念限制,強調譯者在文化轉換中的主體性作用,認為譯文並非原文的被動複製,而是新的文化語境中的意義重構^③。在譯介學視角下,謝天振進一步指出,『創造性叛逆』不僅體現為語言層面的轉化,更體現為文化層面的選擇、加工與重塑^④。譯者為了實現跨文化傳播,往往需要根據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背景、審美習慣與接受心理,對原文本進行適當調整。因此,譯文與原文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偏離』並非錯誤,而是一種服務於傳播與接受的必要策略。

這一理論在文學翻譯與影視翻譯中均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例如《三體》中『自然選擇,前進四!』被譯為『Natural Selection, maximum speed!』,譯者捨棄了原句中的字面表達,以『maximum speed』直接傳遞『全速撤離』的緊迫感,使西方讀者能夠迅速理解文本情境。該譯法雖然在形式上偏離了原文,卻在功能層面更有效地完成了資訊傳遞與情緒建構,體現了『創造性叛逆』在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相較於文學翻譯,字幕翻譯在傳播過程中面臨更強的時空限制。影視字幕不僅需要與畫面節奏同步,還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資訊傳遞、情緒表達與文化轉換^①。因此,字幕翻譯往往無法拘泥於逐字對應,而需要在有限的文本空間內,通過語義重構、文化調適與語言壓縮等方式,使譯文更符合目標語觀眾的閱讀習慣與接受邏輯。《譯介學》中提到,翻譯過程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過濾』與『意義再生產』的過程。譯者在面對不同文化系統時,不可避免地會對原文進行選擇、闡釋與重構^②。對於動畫電影而言,這種重構尤為明顯。動畫作品通常具有節奏快、情緒強、受眾廣的特點,因此字幕翻譯不僅需要完成資訊轉換,還必須兼顧人物塑造、情緒表達與觀眾接受^③。

本文所選語料主要來源於迪士尼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Zootopia)官方中文字幕版本,並結合影片英文原版對白進行案例對照分析。由於字幕翻譯具有篇幅受限、資訊密度高與視聽同步等特點,本文重點選取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字幕案例作為研究物件。

在案例選擇方面,本文採用典型案例分析法。所選案例主要依據以下標準:(1)能夠體現字幕翻譯中的語言重構與文化適應;(2)能夠反映人物塑造與情緒表達的變化;(3)能夠體現“創造性叛逆”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功能價值。通過原文與譯文對比,分析譯者如何在忠實原作與目標語接受之間進行平衡,從而探討動畫電影字幕翻譯中的創造性重構機制的合理性與必要性^④。

為了更清晰地呈現《瘋狂動物城》字幕翻譯中『創造性叛逆』的具體表現,本文將從文化傳遞、語言重構、人物塑造與受眾接受四個維度展開討論。需要說明的是,這四個層面並非彼此割裂,而是在具體翻譯實踐中相互交織、共同作用^⑤。

二、《瘋狂動物城》字幕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

(一) 文化層面的創造性叛逆

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承載著特定民族的文化記憶與思維方式^⑤。由於中西方文化背景、語言結構與認知習慣存在較大差異,影視作品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往往難以通過直譯實現完整的資訊傳遞。因此,字幕翻譯需要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基礎上,對部分文化資訊進行適當調整,以實現更有效的文化傳播。

《瘋狂動物城》的對白中包含大量英語文化語境下的構詞方式、俚語表達與文化隱喻。如果完全按照字面進行翻譯,往往會造成理解障礙,甚至削弱影片原有的幽默感與情緒效果。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主動進行文化調適,通過符合中文表達習慣的方式重構意義,以實現文化功能層面的對等^③。

例 1:

英文原版: Zootennial

中文翻譯: 動物城百年慶典

『Zootennial』由『zoo』和『centennial』組合而成,是標準的英語合成詞。這一詞彙出現在影片開頭,承擔著交代故事背景與營造節慶氛圍的重要作用。對於英語觀眾而言,該詞的構成方式較易理解,觀眾能夠迅速意識到其『動物城百年慶典』的含義。然而,中文語言體系缺乏類似的構詞邏輯。如果直接音譯為『祖特尼爾』,不僅會造成理解困難,也會削弱影片開場原本輕鬆熱鬧的氛圍。因此,譯者捨棄了原詞的形式結構,直接採用『動物城百年慶典』這一解釋性表達,使觀眾能夠快速進入故事情境。該譯法雖然放棄了原文的構詞特色,但在文化傳播層面更有效地實現了資訊傳遞。譯者通過語義重構完成了從『形式對等』向『文化功能對等』的轉換,使目的語觀眾能夠獲得與原語觀眾相近的理解效果^③。

例 2:

英文原版: You're my pack. / You're my fluffle.

中文翻譯: 你是我的依靠。/ 你是我的兔子窩。

在經歷信任危機與短暫決裂後,裘蒂與尼克重新確認了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結。尼克所說的『pack』原本常用於狼羣語境,具有『族羣』或『同伴羣體』的含義。作為長期遊離於主流社會邊緣的角色,尼克將裘蒂視作自己的『pack』,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深層次的歸屬感與信任感。

如果將『pack』直接譯為『族羣』或『同類』,雖然形式上更加忠實,卻難以在中文語境中傳遞原句的情感溫度。因此,譯者選擇將其譯為『依靠』,將原本偏向羣體歸屬的概念轉化為更符合中文情感表達習慣的關係認知,使人物之間的信任關係更加突出。同樣,『fluffle』本義為『一羣兔子』,帶有明顯的親暱色彩。如果直譯為『兔羣』,則會顯得過於中性,難以體現裘蒂此時對尼克的情感態度。譯文中的『兔子窩』則通過中文語境中的『家』與『歸屬』意象,強化了角色關係中的溫暖感與親密感。

這一譯法並非簡單的詞義替換,而是通過文化語義的重新組織,使人物關係在目的語文化中獲得了更自然的情感表達。這種對原文情感結構的重構,正體現了字幕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此外,該譯法不僅在文化語義上有明顯傾向,同時也強化了人物關係中的親密感與情感歸屬,因此在接受層面,“兔子窩”所攜帶

的家庭化意象更容易激發中文觀眾關於“家人”的情感聯想。

（二）語言層面的創造性叛逆

語言是跨文化傳播的核心媒介。對於影視字幕而言，翻譯不僅需要完成字面資訊轉換，還必須在有限時間內幫助觀眾快速理解人物關係、情緒狀態與劇情發展。因此，字幕翻譯往往需要根據中英文在句法結構、語義邏輯與表達習慣上的差異，對原句進行適當調整^②。《瘋狂動物城》的字幕翻譯中，譯者並未拘泥於原文形式，而是根據中文表達特點，對部分臺詞進行了壓縮、重組與語義強化。這種對原文形式的主動偏離，並非隨意改寫，而是在保證核心資訊與人物情緒不變的前提下，通過語言重構提升譯文的傳播效果。

例 1:

英文原版: It's called a hustle, sweetheart.

中文翻譯: 這叫智取, 寶貝兒。

『Hustle』原本具有『騙局』『投機』或『耍手段』等含義，在英語語境中帶有一定灰色意味。如果直接譯為『騙局』或『騙術』，則會削弱主角形象的正面色彩，與影片整體的價值導向形成衝突。因此，譯者並未拘泥於原詞的字面意義，而是根據具體語境，將其譯為『智取』。這一譯法弱化了原詞中的負面色彩，同時強化了角色機智、靈活的形象特徵，使臺詞更加符合中文觀眾對正面角色的接受期待。

該譯法通過詞義重構，實現了語用功能層面的轉換。雖然譯文在語義上偏離了原詞本義，但在人物塑造與情緒表達層面，卻更貼近影片整體敘事邏輯。

例 2:

英文原版: Same pages are your pages.

中文翻譯: 達成共識就是按你的想法來。

在追查案件過程中，尼克與裘蒂因性格差異而產生不同意見。原句中的『same page』屬於英語中常見的隱喻表達，意為『達成一致』。然而，中文中並不存在完全對應的表達方式，如果直接翻譯為『在同一頁上』，則會顯得生硬且缺乏語境意義。譯者將其重構為『按你的想法來』，實際上完成了從『意見一致』到『主動讓步』的語義轉移。譯文不僅消解了英語隱喻結構，也進一步強化了尼克對裘蒂的情感傾向與態度認同。

這一處理突破了形式層面的對等關係，使原本相對中性的表達在中文語境中具備了更加明顯的人物情緒與關係意味，從而增強了觀眾對角色關係變化的感知。

（三）人物層面的創造性叛逆

相較於文化與語言層面的宏觀作用，人物層面的翻譯更直接介入影視敘事核心。在動畫電影中，角色形象往往通過語言風格、語氣態度與情緒表達得以建立。因此，字幕翻譯不僅是資訊轉換，更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人物形象的再生產^⑥。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強調，譯文應儘可能使目標語觀眾獲得與原語觀眾相近的接受效果^③。然而，在影視翻譯實踐中，僅依靠字面對應往往難以實現這一目標。尤其是在人物對白中，譯者需要通過適當調整語言強度與情緒表達，使角色性格更加鮮明。

例 1:

英文原版: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a better place if no one is brave enough to do the right thing.
中文翻譯: 如果沒有人堅持正義, 世界永遠不會變得更好。

在追查案件過程中, 尼克傾向於明哲保身, 而裘蒂則堅持追尋真相。原句中的『brave enough』強調『擁有勇氣去做正確的事』, 重點在於行為主體的行動勇氣。然而, 譯文並未保留『勇氣』這一具體表達, 而是將整句話重構為『堅持正義』。這一處理完成了從『行動能力』向『價值立場』的轉移, 使裘蒂的形象不再僅僅是『敢於行動的人』, 而進一步上升為『堅守正義原則的人』。

譯者通過概念整合, 將原句中的『勇氣』與『正確行為』共同壓縮進『正義』這一更具價值導向意味的表達之中, 從而強化了角色的理想主義特徵, 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

例 2:

英文原版: Waterfolk, like foxes, are lesser mammals.
中文翻譯: 水族人, 就像狐狸一樣, 是低等哺乳動物。

該句出自影片中的權力階層角色, 其語言本身帶有明顯的等級意識與壓迫意味。在英語語境中, 『lesser』既可以表示『較低等級』, 也可能僅體現一種帶有輕蔑意味的評價, 但其情緒強度相對含蓄。如果直譯為『次等哺乳動物』, 雖然較為貼近原詞本義, 但人物的傲慢態度會有所減弱。因此, 譯者將其譯為『低等哺乳動物』, 進一步強化了語言中的歧視意味。『低等』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具有更強烈的價值貶抑色彩, 能夠迅速建立角色的壓迫性權威形象, 並使觀眾聯想到現實社會中的等級壓迫與身份歧視。

譯文通過提高語言強度, 使人物的傲慢、排斥與權力意識更加明顯, 從而增強了角色塑造效果。

(四) 接受層面的創造性叛逆

影視字幕翻譯的最終目標, 並不僅僅是完成語言資訊的對應轉換, 更重要的是幫助觀眾在有限時間內迅速理解劇情, 並形成情緒共鳴。由於字幕需要與畫面節奏同步, 觀眾往往沒有機會停留或反覆閱讀, 因此譯文必須具備較強的資訊濃縮能力與接受導向特徵^⑦。英語表達中常存在語氣含混、結構鬆散或資訊省略等現象, 而中文表達則更加注重語義明確與邏輯完整。因此, 在字幕翻譯過程中, 譯者往往需要通過語義強化、結構調整與文化重構, 使譯文更符合中文觀眾的閱讀習慣。

例 1:

英文原版: instead of chasing imaginary reptiles...
中文翻譯: 與其去追尋虛無縹緲的幻影……

原句中的『imaginary reptiles』本義為『想像中的爬行動物』, 強調案件線索的不真實性。然而, 譯文中的『虛無縹緲的幻影』則明顯強化了語言中的情緒色彩。『虛無縹緲』與『幻影』均帶有較強的文學意味, 使原本相對平實的表達獲得了更強烈的挫敗感與壓迫感。譯文不僅強化了主角追查真相過程中的無力感, 也進一步突出了上位者對下屬行動的否定態度。

這一處理雖然偏離了原文的字面結構, 但卻更符合中文觀眾對情緒表達的接受習慣, 使觀眾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到角色所處的困境與壓迫氛圍。

例 2:

英文原版: This is our only chance to set things right.

中文翻譯: 這是我們撥亂反正的唯一機會。

原句中的『set things right』本義較為中性,僅表示『糾正錯誤』或『恢復正常秩序』。如果按照字面直譯,則難以體現影片後期緊張激烈的敘事氛圍。譯文中的『撥亂反正』則明顯具有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歷史與政治色彩。該詞出自《春秋公羊傳》,帶有『糾正混亂秩序』『恢復正義』的價值意味。譯者通過引入具有集體文化記憶的四字結構,使影片衝突由個體事件進一步上升為秩序與正義之間的對立。

這一處理不僅強化了影片後期的戲劇張力,也使中國觀眾能夠更自然地完成價值立場上的情感認同。譯文通過文化意義的增殖,實現了更強烈的接受效果,體現了創造性叛逆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功能價值^①。同時,“撥亂反正”這一具有歷史文化色彩的表達,也讓影片中的正邪對立更具價值判斷意味,進一步強化了人物立場與觀眾情感認同。因此,該譯法不僅服務於觀眾的接受能力,同時也體現了文化意義與人物塑造之間的交互作用。

三、結語

綜上所述,《瘋狂動物城》的字幕翻譯並非對原文的機械複製,而是在跨文化傳播語境下,通過文化調適、語言重構、人物塑造與接受導向等方式,對原文本進行意義再生產的過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並未拘泥於形式層面的逐字對應,而是根據中文語境中的文化習慣、情緒表達與接受邏輯,對原臺詞進行了適度調整,從而實現更有效的資訊傳遞與情感建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傳遞、語言重構、人物塑造與受眾接受並非彼此獨立,而是在具體字幕翻譯實踐中相互滲透、共同作用。許多字幕案例往往同時兼具文化調適、情緒強化與人物建構等多重功能,這也進一步體現了“創造性叛逆”作為跨文化傳播策略的複雜性^④。

本文結合具體案例發現,動畫電影字幕翻譯天然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叛逆』特徵。一方面,動畫電影受時空限制明顯,字幕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資訊傳遞,因此譯者往往需要對原文進行壓縮與重構^⑤;另一方面,動畫電影面向全年齡觀眾,具有情緒表達強、角色擬人化程度高等特點,這也要求字幕翻譯不僅傳遞字面資訊,更需要兼顧人物塑造、情緒感染與觀眾接受。

與此同時,創造性叛逆並不意味著對原文的任意改寫,其核心仍建立在對原作精神與敘事邏輯的尊重之上^⑥。適度的創造性重構能夠增強譯文傳播效果,但過度本土化也可能削弱原作的異域文化特徵。因此,字幕翻譯中的『叛逆』應當具有明確邊界,需要在文化適應與原作風格之間保持平衡。

總體而言,《瘋狂動物城》的字幕翻譯较好地體現了創造性叛逆在動畫電影跨文化傳播中的實踐價值。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影視字幕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問題,更是文化重構、意義生產與觀眾接受共同作用的結果。未來相關研究還可進一步結合不同語言版本字幕與觀眾反饋,對動畫電影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展開更加深入的探討。

參考文獻

- ① JIANG Jincai (2025). Relevance and text-on-screen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 pragmatics of creative subtitling. *The Translator*, Volume 31, Issue 4, 2025, PP 487-490.
- ② Poncelet, J. (2026). Leveraging broadcast media subtitle transcripts for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nd subtitling. *Journal on Audio, Speech, and Music Processing*, 2026(1), 20.



- ③ Nida, E. A. (1993)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④ 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頁212-219。
- ⑤ 江志全,陶家璩:《經典文本的創造性叛逆——黑澤明對芥川龍之介小說的改編》,《藝術百家》,2021年第1期,頁210-215。
- ⑥ 李運興:《字幕翻譯的策略》,《中國翻譯》,2001年第4期,頁38-40。
- ⑦ 牛倩:《多模態話語分析下電影〈長安三萬里〉字幕翻譯經驗與啟示》,《電影文學》,2025年第5期,頁145-149。
- ⑧ 錢紹昌:《影視翻譯——翻譯園地中愈來愈重要的領域》,《中國翻譯》,2000年第1期,頁61-65。
- ⑨ 石梅芳,竇婧怡:《英國哥特小說(1764—1834)在中國的百年譯介》,《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頁30-35。
- ⑩ 王曉玲:《從解構主義翻譯觀看〈蠡斯〉英譯本中的創造性叛逆》,《外國語文》,2013,29(S1),頁135-138。
- ⑪ 王寧:《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文化傳播功能》,《英語研究》,2023年第2期,頁103-113。
- ⑫ 王琳琳:《〈大漠祭〉中的前景化語言特徵及翻譯探究》,《人文與社科亞太學刊》,2025年第2期,頁59-68。
- ⑬ 謝天振:《〈創造性叛逆〉:本意與誤釋——兼與王向遠教授商榷》,《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2期,頁4-13。
- ⑭ 謝天振:《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頁130-162。
- ⑮ 謝天振:《譯介學概論》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頁61-99。
- ⑯ 樂琦:《電影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以周星馳粵語電影的國粵語配音翻譯為中心》,《當代電影》,2020年第2期,頁169-173。
- ⑰ 袁麗梅,薛東玥:《網路小說翻譯過程中讀者、譯者互動及其影響探析——以〈魔道祖師〉的英譯為例》,《外國語文》,2022年第4期,頁128-134。
- ⑱ 趙秀鳳:《多模態認知詩學視域下的後現代繪本敘事——〈以臭起司小子爆笑故事大集合〉為例》,《英語研究》,2020年第2期,頁13-27。
- ⑲ 周虹莉,鄭文泉:《認知、情感與交際建構:跨文化同理心視域下的電影轉譯研究》,《電影文學》,2025年第5期,頁33-37。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